童話

牛的哭訴

浮生

「黑弟呀！我要向你告別了，大概在最近的幾日，我們即要分離了」。這是農人家的一頭耕牛，夜晚在牛屋裡，和牠多年的同伴黑狗說。

「怎麼，你要走啦」！黑狗正俯伏牛屋門口地上睡覺，忽然聽到牠的老友耕牛說話，不覺驚異的抬起頭來望着耕牛，接着問道：「你準備去那裡？什麼時候回來呢」？

「去那裡，我都不知道」。耕牛說到這裡，不禁傷心起來，眼淚汪汪地說：「想不到我們就要分別了。恐怕我們永遠沒有見面的日子了。什麼時候返來，那是一個夢想啊」！

「你怎的說這話呢！難道你不想返來嗎」？黑狗暗然的問着。

「你還沒有知道哩」！耕牛悲惱地說：「主人已經把我賣了」。

「把你賣了」！黑狗表示不信地說：「這是那來的消息呀」！

「這是主人說的」，耕牛確切地答道：「是我親耳聽來的呀」。

「這有點可怪了」！黑狗表示不平地說：「你不是幫助主人耕種多年嗎？你對主人是一個很有功勞的，爲什麼主人要把你賣了呢」？

「不談我的功勞到也罷了，提起功勞使我更傷心」！耕牛悽楚地說：「我們同住多年，我的一生遭遇；還沒有和你談過，現在我們同住沒有幾日了，我把我的遭遇告訴你，就算我們臨別的紀念吧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」，黑狗很歡迎地說：「現在就請你說吧」。

「不過說來話長哩」。耕牛慢慢地說：「我生長在主人的家裡，因爲我母親也是幫助主人耕種的。母親對我很喜愛，幼年的時候，都把我帶在身邊。記得有一次，母親帶我到一個草地上玩，母親怕我惹禍，教我不要亂走。我不懂什麼叫惹禍。我竟走到人家茶田裡去玩了。人家發覺了，大叫大罵的趕來打我，我才嚇的走返母親的身邊。因爲損壞了人家的茶，主人氣的將我一頓臭罵，一頓重打。母親看到又恨我，又愛我。我見母親爲我在傷心，知道惹禍是不好的，以後即不敢亂走了。後來我漸漸地長大了，母親便常對我說：兒呀！你不要太頭皮啊，把人家的東西弄壞了，主人要打你的呀。以後一天大一天，要聽主人的話，肚子餓了，不要去喫人家的花果，走路不要損害人家的茶苗，好好的替主人做些事，這樣主人就歡喜了。我聽到母親教誨之後，一直跟隨母親進出，不再亂來了。可是後來有一天，我和母親在牛屋裡，忽然來了幾個可怕的男人，把我母親拉着走了。母親邊走邊叫我，我即跟着母親走去，可是主人却把我趕回來。我好像聽到母親在哭了，但我不知這是怎麼回事？就從那一次，我即失去了慈愛的母親，一直到現在，都沒有再見過」。

「那末，後來你是怎樣的生活呢」？黑狗追問着。

「後來，我不見母親返來，常到四週去找呀叫呀，可是那有母親的影子哩」。耕牛說：「就在這一時期，主人用一根長繩，穿着我的鼻子，把我扣起來了，從此我的行動即失去了自由。飲食也由主人照料。有時主人忘記了，我即餓着肚皮過；有時主人把我扣在樹上或草地上；遇到風雨，主人不來理我，我即受着風雨的打擊。初時我很感痛苦，但想到母親過去也是這樣，也就習慣的安心下來。後來我身體強壯了，主人即教我工作。開始是在一個春天，主人把我帶到一個水田裡耕田，主人手上拿着一條長鞭子，趕我拖着水犁向前走，我沒有這樣的走過，當然不上軌道。所以慢走要被打，快走也要被打；走斜了要挨打，走不動了也挨打；主人的鞭子毫不留情地威逼我。我想反抗，但我又想到母親的說話：「兒呀！要聽主人的話，要幫主人做工作，主人才歡喜啊」。因此我即忍痛地小心地聽受主人指揮了。從此以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直至夏天到了，主人的栽種工作結束了，才得着一個休息的機會。可是不久，秋天又至，主人忙着收割，我的工作也跟着緊張起來，翻地，輾穀，日間受烈日的威迫，夜晚受蚊虫的侵擾，秋收完畢，接着又要秋耕，直到寒冬飛雪，主人也受不了寒冷，我的工作才暫告完成。此後每年都是如此。當秋收完畢，主人以悠閒和愉快的心情，對倉房裡堆着黃金似的穀子在計劃，這時我也感到一陣欣慰，覺得我的辛苦是有代價的，能助主人獲得美滿的收穫，我的血汗沒有白出呀！這些實實的穀子，不久也變了；有些變成雪白的大米，有些變成可愛的金錢，或是變成一座壯麗的房子，或是變成漂亮的衣衫，以及變成主人所需要的一切。可是我呢，依然食的是野草，住的是草屋，身上不要衣，睡覺不要被，一年到尾；花不上主人幾文錢，我無條件的爲主人効忠，爲主人出力，覺得幫助主人耕種即是我的責任和使命。因此主人給我的待遇雖不佳，但我沒有悔意與怨言，任何辛苦都是欣然無違地幹去。不過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，工作比上青年時代的成績，這本是天然的過程與缺憾，無法可以補救的。可是主人獨不諒，打罵毫不留情。主人要把我賣了，即是因爲我老了，不能滿足他的苛刻要求呀！我從幼至老，一直的幫助主人耕種，如此的辛勤，都沒有換得主人的憐老恤弱的同情，這是使我多麼傷心的事啊！最後猶要把我衰老的身體去賣錢，主人如此的對我，我還有什麼話說呢」!?

「呀！你對主人有這樣的大功勞，主人竟忍心地把你賣了，真是太無人心了」！黑狗聽完耕牛的身世，不禁地大叫起來。接着憤然地說道：「我常聽說人類的智慧比我們高，又愛好修仁行義，想不到講道德說仁義的人類，對我們畜類竟這樣的殘忍酷虐啊」！

耕牛的哭訴和黑狗的哀鳴，只有天在聽，地在聞；覺得只是悽慘的音調，可憐這弱者的呼聲，人類是不聽不聞的呀！

數日後，來了幾個屠業專家，把耕牛拉着走了。耕牛不時掉頭望着黑狗，眼裡淚水直流！黑狗也哭着叫着，直至牠的老友耕牛失去了踪影。